#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八

冠集

唐

劉貞亮　吐突承璀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稱養官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凉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死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即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言

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
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
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
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
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
闢所破、因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
專悍見憚、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
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閿鄉自

殺又邪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
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慴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庭局博士察察
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
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自請行帝見其果敢自
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
河南陝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
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
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稍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繇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受、即表其姦、逐

為峽州司倉參軍、然、常於承璀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
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為罷絳宰相、以為內弓箭庫使、復左
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常錮一室、藏所賜
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翦冀除瘞之、逾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
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曄收葬、
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
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為觀察
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群宦力徙
宣歙觀察使、

論曰、憲宗之立、劉貞亮與有力焉、而終身無所寵假、似得馭之之道矣、然吐突承璀、直以青宮舊侍、浸蒙恩顧、其討成德也、寵以大帥、親為慰遣、徵發半天下以佐軍興、雖弊賦損威、而帝忍深罪、尋且寵畀相而輒還其故物、爲豈易所謂孚于剝者乎、嗚呼、忠如李絳、愛主知如李絳、卒不能回英主之意、而黜一怙寵之閹、則格心難矣、

## 馬存亮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几十餘萬、存亮拊衆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

軍近且遂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欵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丙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盛衰與餘膳、擕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走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光宪、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

所入闊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爵封户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内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愿、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内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

無虛事、唯三極含藏皆而已、今堂狀帖黃、此楊復恭等宰相擁
之失也、蓋族時中官尋横云、後從伯宗遷、到求致仕、隱青城山
年八十餘卒
論曰、伯慈童蒙、押暱辭小、將右軍滿爾龍遇、及侖卒天庭前
意所未屬之爲存亮也、存亮歷事累朝、精爾士伍、周非區區
估貴者、乃功成不居、避權求出、嘗守澄誣清甲錫房安立行、
而固請公議南司、賢矣哉、獨爲承璀構枉、而亦能一立之挌
耳、嚴遵美引分自安、詭類上矣、
貽慈敬宗號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内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常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鷹内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迭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宗守義、扶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等令自承

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辯其情、皆謂涯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辜
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
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
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
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右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豪
夫鄭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
李卿以聞、李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李

鄉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謀注、以注東宮豈所規畫、不知聞知、令四方共得舉相欲除內宮、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殺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至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

是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立

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欲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户三百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每防、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摇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與、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

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

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論曰、昔周公以無逸勗成王、而天子之不可閑暇也、法家拂士、頗記言之、乃仇士良亦以是語其徒邪、然法家拂士、不欲

天子閑暇愬即於淫也而士良之不欲天子閑暇則愬其即於理也故日以聲色狗馬雜然誘而中之令其貺貺焉徵逐而不能已而後乃可以得志險哉士良是服之蠱而苗之螟也何其敢於禍人國至此哉雖然膚之剥矣身將安托其後唐祚尚未告終而內侍尚已先嗾血則其所以禍人國者亦適足以自禍耳獨恨其貽禍於天下後世未歇也

評舍

苗心

## 楊復光　曹知慤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因以鄙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皐、皐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羅罷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從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歸如約、威疾其功、不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居咸、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爲徐唐莒、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帥荊南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荊南、秦宗權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乃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悍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為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白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荊南節度使、彥謨詒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大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

義規利害何大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共向逆賊何恩義利害眛眛邪岌流涕曰吾刀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名公計曰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字宗斬賊使于淳合泰宗權㨿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荊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處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錫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

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家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童學曰。善。伯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耀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義節度使。

中人曹知慤者。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慤以清渴二谷之

入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敎士突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
攻賊營、賊大懼、帝聞、錫金紫、擢內常侍、閣帝將遷同、大言哉且
壅衆大散關下、聞群臣可歸者納之、曰今汝謂然、否令王行瑜
以邠州兵處嵯峨山、擊殺其衆、
論曰、楊復光以大義責周岌、而瀝酒爲盟、曹知慾顛沛山谷
間、乃能糾衆設奇、斯皆足以褫賊之魄矣、惜哉庇虜謨而修
宗浩之郗、復光于是乎不慮、而知懲旋以夭言賈禍、悲夫、

# 王守澄　劉克明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白還方遇宗善方士，說誘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藏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詔除藏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

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勁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同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共其謀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齎酖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楊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

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趫勇進于帝寶曆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血流廷中帝驩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顓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

尉梁守謙、魏弘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毋禁不許、文宗立、嘉毋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論曰、王守澄劉克明等、身負弑逆、法在不赦、克明雖旋踵受戮、而守澄据勢三朝、文宗包羞十載、僅得酖焉、而李訓鄭注遂憫然自雄其力、謂中人之命、可以談笑制之矣、矜功猜禍耳露之變、非不幸也、雖然、女子小人、近之不孫、遠之則怨、憲宗惑方士、敬宗好擊鞠、而左右親昵、動見權等、是躁遠之之術、

馭近之之人、彼悖悖者、方逞不遜之心、以洩其不堪之怨、則將何所不至乎、以是知尼父之慮遠也、

## 劉承偕

穆宗時、昭義監軍劉承偕、侵節使劉悟、攜舉軍譁怒、執承偕爲亂、帝問裴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辭、固問之、對曰、往承偕怙寵恣睢、悟不能堪、忍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劣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之矣、帝曰、未知也、悟誠悉承偕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絶、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況千里翠辭、悟豈自意能回聖聽哉、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爲當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之心、獨下片紙詔書、數承偕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

奮須為陛下死矣、帝遲回久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誅之可乎、曰可、乃流承偕、而昭義遂安、

論曰、唐以監軍釀亂者數矣、承偕恣睢、舉軍譁怒、雖屈於賈直言之質責、而業已辱小使、彼因緣為、微裴晉公忠言悟主、則昭義不與河朔並起而為四乎、故人主職在論相也、雖然閹弘簡與元學士比、而梗晉公、而師道無成、河朔之患小、禁闈之患大、諒哉、

弘簡、魏弘簡也、元學士、稹、

## 王宗實　楊公慶

宣宗二子、長鄆王漼無寵、幼夔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及寢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實懷二心不可屬、屬內侍王歸長等三人、使擁立夔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實監淮南軍、宗實受敕出、左軍副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矣、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實悟、入至寢殿、帝已崩、東首宮人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之、是為懿宗、帝初立、內樞密請中書揖相杜悰出斜封書授之、發視則宣宗大漸時宦官請盖國

奉也、宣徽使楊公慶繼至曰、時宰相無名者當以法處之矣、悰拱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竊對遂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承旨、行何倉卒乎、公慶出謂兩樞密曰、內外一体、上新踐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責成宰殺相乎、若習以成性、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爭寢、

論曰、宣宗于鄆王長立長法也、顧溺於幼者、而使中尉讓二心、夫二於幼不忠於長矣、况是備大事、宰相不謀、而內侍是屬、宣徽樞密且乘是以撼相臣矣、謂宣宗爲英主、其然哉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騃、善鬥鵞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鵞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内園小兒尤昵狎、以罷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内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内庫、使者、監閲櫃坊茶閣有來許

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
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
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竊
默而已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
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
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闕求節
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
陽沙野畢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
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壺

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褊、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欷歔北望、怡然流涕、令孜伺間譬乎萬歲、帝為怡悅、因感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敬瑄方并力、賊不足憂、帝曰、善、初成都募涼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蜀、帝既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眾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

戰黨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嗜怒曰知之客以配注
酒中琪飲已起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焚營剽城邑敬瑄討
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蜀安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群臣不
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
安則同樂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
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萃
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
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

之天子、北司豈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覈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發、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莫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殺貽圖、嘉州司戶、參軍使入、沉于蟇頤、初貽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偶臣、且無功、而首謀名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惟握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

單屢帝夜亂于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孜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殺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圍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負傳國璽從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元進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歔欷、僅能至興元、孜宣

帶表誅令孜安慰群臣詔以令孜為劒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孜蠧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粟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致乃奉嗣襄王熅即偽位致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以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撥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殭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侯帝曰陛下記王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閤扶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億州然猶依敬瑄

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奇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父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習雞坊、始石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因事白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

臨刑裂帛為袒，披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肅有禮，因教謚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論曰，田令孜以兇狡之資，際沖騃之主，重權在握，威福任情，交亂強藩，劫制天子，至於倉皇播越，而猶殺三諫臣以箝天下，天下可盡箝箝乎，卒之將相交譎，而裂帛受誅，則生平所為作威作福者，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三諫臣者拾遺侯昌業孟昭圖常濬也

# 歷代內侍考卷之九　　拜集

## 唐

###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擅威福、爵賞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

魏國公實户八百、賜號忠貞、啟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攬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爰立我矣、嘗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猒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

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環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阻地不可制、帝乃止、環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環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覆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均遂與

復恭爭、恨祠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還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適匿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

王山營守信為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遣
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
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
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
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
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
至銀臺門、訶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
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為天威
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餞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悟覬凱、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因謂隨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興、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責、悖慢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疆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

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

論曰、承天門雖隋家舊業、而楊復恭非隋氏諸孫也、李茂貞前後所言、似不足信、惟是后弟竄於江、詔使戕於路、則雖寘尸之哉、況與允拒禽自為戎首、即不如茂貞言、亦安所逃無將之戮乎、雖然、向微激於張濬、或亦不至於此、信乎端揆重

地必非小有才者所能据也

楊守亮、本姓訾名亮、守信即訾信亮弟也、為復恭假子

## 劉季述　附王仲先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䍐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内樞密使李周潼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茂貞引兵迎辟盩厔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潼、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

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潛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徒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守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于南海、乃以李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李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

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
妄處入、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
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
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
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
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
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
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破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
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同矯皇后令、曰車謀誅筠、勸上殴人

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召百官署奏、亂不得對、李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對、請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皆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李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鉏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李述出、百官奏曰、陛下昏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

掖帝出思政殿，后偶言曰，罩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嚴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李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因少陽院，李述液金以金以完鑰，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欲婿附上下，改東宮為嗣安宮，李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輦凡有罷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李述，帝衣盡服夜浣，食飼簀進，下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

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謀廢宣闈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爲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詭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喜、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辭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猶豫不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歎盡誅百官、乃截帝挾天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

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賞、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吉德昭、割帶内密丸通意、德昭遂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匿入左軍、收得國璽、齊偓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

嚴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是檢校司徒容管度、節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賞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淩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度、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論曰唐室閹尹、當劉季述時、月已逾於幾望、而操弓挾矢也、孱然睥睨於高墉之側矣、猶弗少戢、而壯是務用、至敢顚隮立而幽君父、是自速其禍也、焉梃俱進、聊足以紓一時之忿云、

孫德昭、賜姓名李繼昭、
董從實、賜姓名李彥弼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神策主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臣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

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
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乃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
偓聞歧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為召邪、
胤不對、諜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
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所逐者、皆不肯行、胤因請盡誅之、全誨
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衆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
知書者數十入、侍帝為內詷、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
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
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趙李繼筠、許軍中匱

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渥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見先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詔一類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立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得禪、臣不忍見高祖天

下殺亡姓頭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下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諄、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鳳翔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從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鳌居、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

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赦書、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鑾屋、公宜亟進、群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鐸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輩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隃吾曰、天子厭災于此、讒入誤公、公當入覲、全忠曰、官官脅

鸞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謂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谷、居人皆入保全

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從下八百
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發單十餘
騎數爲全忠偵覘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
州間邀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
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鵲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鵲俄而鵲不
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既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
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款同味耳茂貞
食飾美帝曰此淺池魚茂貞曰臣蓄魚以俟天子聞者皆駭於
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壓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

中官以御難、先遣書曰、禍亂之生、全誨育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不至、懼它盜爲陵、公既志輯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儻願以徵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譟者三、岐軍皆設塹無門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右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單容數人耳、全誨詬茂貞、叩頭訴、茂貞讓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復恭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

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竪數傳捷單至、皆相賀、百姓笑曰詒
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鎭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詬守
者曰、刦天子賊、守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鎭見崔胤檄、皆
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州、華李克用攻
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謂茂、常爲全忠胤所憚、
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畏其黨、全忠
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衆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
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單、詔崔
搆殺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

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遽食不
能捉匕、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
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走
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
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
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酋重
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
暉學士薛貽規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
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宜

者衆譁譟不已、曰異王旨是矣、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維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龍顏御、賜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容肯傳呼、徹三伏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噴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謀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

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亂以鎮人性謹厚、即弟王簽擇五十人、為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厲悼之、為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臣、服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故召見羣臣、問治道、

有志中興而全誨亂爭權、外名彊臣、劫本朝以相吞噬、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矣

論曰、崔胤受父秘記、淏族中官、必欲盡除之以快其意、勢不得不假外兵、外兵入、而唐祚移矣、嗟嗟、緇郎詎獨自壞其門戶已邪、史臣悲漢、唐之季、亂亡一轍、而推本於人謀洞刺、夫使小人當國、則其禍未有不洞刺者也、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論相者尚三復焉、

李繼誨即周承誨、與李繼昭、李彥弼、同時賜姓名者也、

# 歷代內侍考

## 五代

### 後唐

張承業　張居翰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晋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晋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廹、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晋、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晋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及出承業、復爲監軍、晋

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河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叔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

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老臣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物。庫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疾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以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

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主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

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論曰、吾聞張留侯始終爲韓、承業豈其苗裔邪、何矢心唐室、之死而靡有它也、嗟乎、唐家養士三百餘年、而執意伏節殉義、僅浮之一擲、棄之老奴哉、居輸以一字活千人、仁矣、而不事明宗、求歸田里、豈徒默默苟免者乎、夫此兩入當昭宗蹕濱死矣、幸以匿免、而其後皆足以自樹、然則內侍有之、誅誰謂無冤濫哉、是故當國者權不可弛、威亦不可竭、先幾而杜諸微、臨事而去其泰甚、斯已矣、

李從襲　馬紹宏

宦者李從襲、莊宗供奉官也、同光三年、莊宗封長子繼岌魏王、與郭崇韜將兵六萬伐蜀、自出師至王衍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崇韜亦素嫉宦官、嘗

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

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等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

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久之、面搨而臥、令李環縊殺之、

宦者馬紹宏、嘗與郭崇韜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使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句使以

紹宏領之天下錢穀出於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
縣為弊、遂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韜因請立龍妃劉氏為皇后
以自固、劉皇后卒殺崇韜、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于京師莊
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
宗之反、紹宏啟之也、
論曰、郭崇韜擁兵積貨、固宜不得其死、然崇韜不死、明宗猶
虞西顧、而莊宗或可恃以無恐、豈遂至狼狽而失據乎、故崇
韜之首方碎、明宗之騎已前、繼岌闇弱孺子、縱浮橋不斷、勢
亦安得復生也、嗚呼誅殺大臣、過喪元子、如從襲者、雖服上

刑不足以盡其辜矣馬紹宏見信於莊宗而奉命不忠輸情所忌罪孛減從褻子弟不知明宗捕誅閹宦時此輩得免刑僇否耳向延嗣傑得於三衍而受貝於張鐵天道好還乃爾哉

崇藹子廷逌

同光四年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此即馬紹宏賜姓李也

# 楊希望

楊希望、莊宗平盧監軍也、節度使符習、以鎮兵討趙在禮、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近、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居由是獲免、而公儼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

論曰楊希望忠矣而闇於事機卒為主公儀所愚以死惜哉
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則可無媿也故持表而出之以風來世

## 孟漢瓊

孟漢瓊明宗宣徽使也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與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朱弘昭馮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初安重誨討關西漢瓊自行營還因言重誨過惡遂罷重誨重誨旋見殺長興四年十一月明宗幸士和亭得疾秦王從榮入問起居帝疾甚不能知人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弘昭贇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聞秦王已死悲咽幾墮於榻趍六日而崩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宋王從厚入立是爲愍帝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愍帝大懼急召弘昭計事弘昭乃自投于井安從進亦殺漢瓊于家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廢帝即潞王從珂也

論曰五代時有石昂者為節度使符習所重乃為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彥朗贊者以彥朗父諱石更其姓曰佑昂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

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辭官歸、謂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當明宗已病、從榮禍起有端、而朱弘昭馮贇、不能見幾而作、顧反依阿婦寺、入筦樞機、殺從榮立愍帝、侈然自以爲功、而不知坐席未溫、身已僇死、爲天下笑、夫非萬世之炯戒哉、若孟漢瓊者、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 趙

### 李弘規

趙王王鎔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者、從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從而

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宫室遂滅王氏之族

論曰鬻拳兵諫君子非之薄昭親太后弟也殺一漢使文帝執以法蓋人臣無將將而弗誅其何以訓焉石希蒙眩惑王鎔佚遊忘返李弘規之諫是矣然一不見聽而蝦前客辯希蒙喪元此漢法所必刑者也且弘規本謀豈真為王容盡忠計

邪、特以己與帝蒙竝侍左右、而帝蒙臥起獨覩、不勝慎忮、故乘機而剪之耳、其與漢衛俱族、非不幸也、然法至於族止矣、而必欲窮究、則羣心動搖、即微張文權、親畢其無發難者乎、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微矣夫、

## 前蜀

### 唐文扆　宗光嗣等

蜀王王建晩、多内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初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于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為太子、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與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立及建疾、文扆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問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為變、乃殺之、建因

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急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辛太子立去宗名衍衍少荒淫委其政於光嗣光嗣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乾德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安重霸教

詭多智善事人是時深結承休因勸承休求鎮秦州衍遂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游衍亦以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不聽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

安重霸亦以計逐承休而以秦成階三州降于唐蜀遂亡 太后太妃即徐賢妃淑妃

論曰王建崛起屠販屢經戰陣始事楊復光為都頭繼屬田令孜為假子復光猶知有朝廷而十軍阿父欺君誤國則建所目擊者也奈何晚年昏于牝晨而中宮用事獨不鑒唐之覆轍乎至為太子擇人而竟以宋光嗣當之夫衍騃孺子耳彼見其父之簡任在此安得不信而委之以政也是故君子創業垂統務為可繼斯善矣

南漢

龔澄樞

南漢主晟、初名洪熙、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林延遇、宮婢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晟卒、子鋹立、鋹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興、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

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
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
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大寶二年、
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
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
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
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
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
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

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稍誅諸王、鋹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乾隆元年也、鋹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衰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矣、久亂之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憒然莫以為慮、惡廷琄言、宜深根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五年、鋹以宮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師、太居中專政

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暨彥賓潘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瓊言、追廷瓊以舟兵出光口抗宋師、嘗師退、廷瓊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瓊反、鋹遣使者賜死、九年、宋太祖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宋遣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桂、平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嘗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遇如

此閎實四年、正月、平英雄兩州、鋹將內侍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遽復令悉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 鋹初名繼興、

論曰、嗚呼、劉鋹闇至此乎、自古中璫之忠於國也孰與、朝紳而鋹槩疑有家室者、必懷內顧、然則當宋師之南、澄樞守貿

州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邕州曾不能發一矢以抗敵而迎降者崇徽窮逃者樂範皆鋹嚮所謂無家室而親近可任者也竟誰為鋹盡忠者邪不亡又奚待焉抑聞諸左氏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為政其後曹伯陽立公孫彊為司城以聽政而曹亡南漢主嚴更名龔有胡僧言讖書滅劉者龔也由是易龔為龑至鋹而果用龔澄樞等以亡其國豈小人柄用固屬天意而人力無如之何邪抑亦世澤既斬而繼世者益以自作之孽故終不可逭也夫曹之世澤猶遠耳劉隱之澤僅足沒身而龑為刀銘文

辭、剞劂之刑、毒於蚊蚤、此豈長世之術哉、况戚翦其支、而錮又承之以閹豎、微龔登極、等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昔秦始皇罷天下以備胡、而卒亡秦祚者、近在胡亥、然則滅劉之龔、豈即劉龔之龔、與噫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即龔亦爲其亡矣、徵興亡之故者、又安可盡諉之天意哉

龔、音儼

閹

## 林延遇

閩閹人林延遇者、閩主暨南漢置國信所于漢、使延遇主之、南漢主數問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粵語粵、處人宮禁、當如是乎、聞閩主死、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

論曰、世降五季、其匪人適哉、路人視君、傳舍視國者、舉朝盡是、而林延遇乃心君國、以去閩語閩為恥、豈梁琛之匹乎、獨其初何以與宮婢比、而尋恣為殺戮也、則其哭也、亦許善心之哭、故主耳、為詐而已矣、